

1104
海盐文史资料

第 九 辑



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目

录

徐用仪之死	金志毅
我与阿英及《盐潮》	吴侠虎
记朱馨谷	朱运通
关于我父朱斐章	朱心田
春风绛帐忆当年	
——记塾师谈文灯先生	张玉生
从明尚书郑晓的生平事迹	
看海盐百可园的淡妆朴实	张玉生

一九八七年三月

徐用仪之死

本刊辑录 金志毅编写

邑人徐用仪，字筱云，是清末的高级官员，庚子之役（一九〇〇年），在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华前夕，徐用仪是被慈禧杀害五大臣之一，他当时以兵部尚书的官衔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其地位相当显要。

庚子事变中，对义和团剿还是抚，与列强战还是和，清廷议论对立，分歧很大。徐用仪力陈兵衅不可启，大拂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之意，且触慈禧之怒，遂开杀机。在同任大臣的侍郎许景澄，太常卿袁昶珠死后，接着徐用仪也被开了刀。其间还杀了满大臣立山和联元。五大臣先后被杀，朝野惊愕，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不久，八国联军纵兵攻陷津京。慈禧和光绪所谓西狩，一直逃往西安。次年，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清皇朝末日也逼近了。

徐用仪于咸丰己未年中举人，同治元年八月以刑部候补主事考取军机章京。官京师四十余年，职位步步上升。光绪甲午战争前，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銜任军机大臣，甲午战争时是后党主和的首要人物，被光绪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戊戌政变后，慈禧再次训政，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长期供职的军机处，是清皇朝的重要机构。光绪朝大清会典办理军机处记载其职掌：“军机大臣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则称：“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一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军机处既日夕接近皇帝，又操权柄，自然权势特大，所以历来许多人都将军机处比作宋代的枢密院或汉代的尚书省，因而军机处又被誉为

枢院。

徐用仪在军机处供职既久，作风又谨慎小心，故官运亨通，屡得升迁。据枢垣记略记载：徐用仪在光绪元年前升官的次序是，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有旨：“……徐用仪……（共十六人），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此为徐用仪入军机之始。同治三年七月初四上谕有：“刑部候补主事徐用仪，著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同治五年十月廿一日军机处片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内阁典籍江人镜、刑部主事徐用仪，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江人镜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徐用仪候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徐用仪候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由此可见两年以来，徐用仪已成为正式军机章京，候补主事升为主事，并将进一步提拔。至同治七年七月十八日上谕中有：“刑部员外郎徐用仪，著赏戴花翎”之语，则此时官衔已是员外郎一级了。至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有上谕云：“本日引见之截取刑部郎中徐用仪，著秩以五品京堂候补。”可知已升为郎中。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收到的上谕中有：“候补五品京堂徐用仪，著候补缺后以四品京堂候补，并加随带二级”等语。此次属于不次递升。自同治元年起十年内，徐用仪多次得到晋级，加官进爵不可谓不快。至光绪元年，徐用仪仍供职军机，官衔已是鸿胪寺少卿。以后更逐步擢升，终于成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当他在戊戌政变后，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半年之内，官衔又从都察院左都御史而署吏部尚书，再擢兵部尚书，接连升了二大级。

徐用仪一生为官，虽然克尽职，地位已至正卿，然而在封建皇朝，伴君如伴虎。偶然与最高当局之意不协，竟至杀身，亦云惨矣！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庚子之变，正士碎首，公卿并戮，为

清开国以来所仅见。被难诸公，其尤为无妄之灾者，则海盐徐大司马用仪是已。”徐用仪死时年已逾七十，被升为兵部尚书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难作。据说：戊戌政变后，徐用仪再入总署任大臣，很得意。所亲者劝以时事方艰，不如乞身勇退。徐曰：“吾通籍将五十年，竟不得一日为尚书，辜负此生矣！终须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后果擢为兵部尚书，不果灾祸也接踵而至了。又据说：徐用仪和瑞安黄漱兰侍郎结儿女亲，义和团未兴起时，黄在乡里写信给他，此信封了多层，拆开一看只是在一张素纸上写着“水竹居”三个字。水竹居是徐用仪别墅之名，亲家的意思是促其及时退归，徐终不悟。

徐用仪致死之因，有记载称：庚子事变时，“译署堂官集议，用仪恒言挑衅非福，载漪久衔之。及袁昶、许景澄诛死，用仪独为哭殓。刚毅曰“是亦汉奸也，留之必为患，”竟并立山等缚斩之。”徐桐也认为杀徐用仪是“诛内奸以清朝侧。”当时，荣禄、奕劻曾为徐用义求情，慈禧竟威胁说：“行将及若矣”。用就要轮到你们了的话镇住求情者。徐致死的另一说法是徐桐和徐用义结怨甚深所致。有记述云：“盖东海（徐桐）深恶其人，必欲杀之而后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为军机大臣，而东海以大学士官吏部。时东海久不召见，一日忽入内，散直后至吏部，徐公已先内，迎谓曰：“闻中堂今日封事，内容可得闻乎？”东海拈髯微笑曰：“无他言，责备贤者耳。”盖即劾济宁（孙毓汶）及徐公也。后徐之出军机，此疏有力焉。

不过，无论怎么说，徐用仪取祸的直接原因恐怕还是他和许景澄、袁昶联合上了奏疏所致，今天细读此奏，使人感到，以当时清皇朝的国力和国情而言，敌强我弱，与列强贸然开战，断无取胜之理，徐、许、袁熟悉洋务，深谙此理，不能与众多的外国挑衅，也

是有见地的，而在昏愎而又专制的清室统治下，忠臣下若奴隶，徐、许、袁以言取祸，做了清皇朝覆灭前夕的殉葬品，就不足为怪了。又奏稿对义和团颇多贬语，也显出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奏稿节录附后）。

辛丑以后，清皇朝对徐用仪作了昭雪优恤。筑墓于干浦邵湾山，规模格局颇宏大墓道入口处还竖立石碑坊。上镌“圣旨”两字，并有对联刻于石柱左右，上联是“宏济艰难臣事尽”，下联是：“乘机陷害圣心知”。徐墓现已损毁，至今仅存痕迹而已。

附：徐用仪、许景澄、袁永奏稿节录

奏云：密阵局势危迫，急图补救，以弭巨患，披沥直陈。窃义和团名目，实白莲教余孽。去年吴桥县知县旁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袁世凯遵旨复阵，言万无抗之理，亦言之切实。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幸被官军擒捕，并无能避枪炮之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团自称金钟罩、红灯罩各同四十五人投效，以枪刃试其技，立见血毙，是妖术全不可信。而其广招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为邪教、为乱民，又确无疑义。臣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滋蔓，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早为扑灭。旋经袁世凯实力扑除，东省安然。不意东省肃清，流入直隶，督臣观望迁延，听其滋蔓。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尚尔迟延。涿州据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焚毁芦保铁路，又毁张家口电杆，又焚杀教堂教民数百处。本月十六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犍

之下，焚教堂、攻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动宫阙，实为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京城精华，剥削殆尽。各国因其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十六日枢臣启秀传旨慰问各使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激圣慈，口称调兵为保护生命，绝不干予中国国家公事，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唯有先清内城之匪，以安民心，以慰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现历奉严旨，飭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严拿首犯，将城内外坛棚尽行拆去。乃官兵观望，而拳匪横行如故。步军顺天府王城遵旨所拟十条章程，何曾实力办到。久且煽惑愈多，致成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恭行天讨，责成大学士荣禄且抗且剿，便宜行事，先清内城地面，悬赏缉购匪首老祖师大师兄者。该大学士为国大臣，应扼要坐镇，不宜劳以细事，须得人襄助，乃可分理。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内阁学士桂春、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鋆、府丞陈夔龙，均有谋略，堪以任事。请旨交荣禄参赞谋略，遴派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十余队。更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出入，分路搜捕，所获匪徒，略讯口供，即行正法，庶足以儆人心而申国法。若因循不剿，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祸患不可胜言。与其外人干予，代行剿办，将至拳匪洋兵，互相战斗，喋血京师，玉石不分，杀害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自行剿灭，尚可杜彼族之口，以维持大局，社稷幸甚，万民幸甚。

我与阿英及《盐潮》

吴 侠 虎

我与阿英（即钱杏邨）相识，是在一九三一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盐潮》影片时，那时他叫张凤吾。我一度住在他家里，我们常外出跑书店和看戏。他读了我所作的“莫道他乡山水好，家乡也有‘山湖’”的诗句，送我一本《永安湖秋泛集》。我与祝静远、查今文办海滨日报时，在创刊号上，我曾请阿英及另一李姓写过稿子。阿英编写的《洪宣娇》剧本，用的笔名是魏如晦，后由麒麟童（即周信芳）在当时的卡尔登剧院演出。

我因家乡（澈浦）是个产盐之地，关于盐的历史、盐区情形、盐民生活、煮盐程序、官商压榨等，耳闻目见，知之较详，又因我父元亮先生熟谙盐务，著有《鲍郎盐业史》（澈浦古代有个姓鲍的人凿浦煮盐，此鲍郎场名之由来也。现在通元附近之浦漾，即古之鲍郎浦。澈浦西城外之场前村，即过去鲍郎场署之所在地，至今尚有一石碑倒在地下）。浙西原有四个盐场，即澈浦之鲍郎、海宁之黄湾、平湖之海沙、金山之芦沥。鲍郎、黄湾系煎盐。海沙、芦沥系晒盐，今四场俱废。

我屡次想，如果能拍一部关于盐的影片，俾人们知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盐”也是粒粒皆辛苦而成，是大有意义的。其时我适在明星公司工作，经与明星公司创办人周剑云先生谈及此事，他赞同了我的意见，即由我与周剑云、夏衍、徐欣夫诸君到澈浦看了回盐区，大家都认为很好，并相定南北湖西海村盐区为拍摄点。回沪后，由笔者把当时一绍籍张某籍势硬圈澈之东海里的部分盐田，盐民起与斗争，酿成命案一事作为背景，并将盐民生活、盐区概况（盐区内

之“红泪峪”，当时盐民贩盐经此山谷时，常会遭到盐警之拦路搜索，号哭之声；时有所闻，因而此山谷名为红泪峪。煮盐经过，官商压榨等情形写给阿英他们的剧组，由他们整理后，并将片名定为《盐潮》，即由公司组成影队，由胡蝶、顾兰君、顾梅君姐妹和三王：王献斋、王征信、王梦石以及在上海物色到的一位临时演员唐巢父，摄影师董克毅等数十人驱车至澈，先住在我家。胡蝶随身有位服侍她的人名教阿标。后因离盐区远而不便，改住在南北湖载青别墅及余家之永思祠。因盐田中之挑灰、摊灰等工作，遇雨即不能开拍，时值桃花汛与伏汛，正当春末夏初，晴雨无常，故在盐区之外拍工作，牵延达两月余，演、工人员往来于澈沪道上达数次之多。有一幕五百多个临时演员的斗争场面，地点在青山头小海里其中有两位临时演员，一为卖酱鸡酱鸭的陈兆元，一为绰号小长毛的人，他俩本是冤家，这天却都是临时演员，彼此在斗争场中相遇，竟假戏真做，大打出手，把扮演大地主的唐巢父掀翻在地，浑身泥浆。这一镜头，引得导演徐欣夫哈哈大笑，使他们得到了奖励，从此变冤家为亲家，此亦外拍中之一趣史也。还有一幕盐兵们在葫芦湾海边追击载盐之海船镜头，在这两次拍摄时，远近集而观者，途为之塞，大有万人空巷之概。

时阿英亦在影队中，我们朝夕在一起，有时登山涉水，时而深入盐区及盐民队伍中，有时坐下来谈问许多澈地情形，后来他把在澈浦所见所闻写了篇《澈浦通讯》刊在当时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后改《盐乡杂讯》录入他所著的《夜航集》中。此《盐乡杂讯》今可于阿英散文选中见到。去年阿英苗嗣厚祥兄送我一本，见故人遗像，读故人遗文，回想当年同来诸君亦已寥寥无几，不禁感慨系之。

阿英所写的盐乡情形极为详尽。实为难得之作。他的通讯中还记载了南北湖的许多风景。

自外拍工作完成后，我们为了惜别，还在临别的前一晚，特备了几条小船，举行了一次夜泛。时值月光皎洁，波平如镜，群舟齐放，笙歌沸扬，惊醒了两湖及沿海居民，群起附和，盛况空前。

在临别的那天，车上装满南瓜，这是我送给同来诸君的，因为他们都喜欢吃盐产的痲皮南瓜，而且银幕上还有一幕胡蝶送南瓜哩！回想起来确也是一桩趣事。

盐潮片制成后，曾遭禁映，我亦遭到查讯。因为我谢绝了明星公司给我的酬金，周剑云先生应我之请，在南北湖湖堤上建了一个“明星纪念亭”留作纪念。建亭的材料，都是从上海用车载运到澈，工本浩大。造型是由明星公司美术师董天涯设计的。真是画栋雕梁，朱栏飞檐，极为美观。这是三十年代电影界在外拍中留下的唯一纪念物，惜人们未加爱护，不久即全部损毁。今之明星亭系一九八三年重建，已非旧貌。向由陆若岩所写之匾额以及海上名书画家陈小蝶撰写的板联，都早已不知去向。今亭柱上所刻之联，系我父元亮先生所撰，字已改由西泠印社金石家任小田所篆，亦非旧迹。在起建明星亭前，笔者拟请胡蝶建一“蝶来亭”，但未成事实。今湖堤西首之亭，有人误为蝶来亭，其实此系澈人朱运通等为纪念关心南北湖水利之朱馨谷而重建名曰馨谷亭。

后来阿英与考古家金祖同先生应笔者之邀，由浙东到湖上小住，祖同要访始皇遗迹，无所收获。阿英却在澈浦得到了一些小说（详见阿英散文选中之浙东访小说记），还与拍摄《盐潮》片时之临时演员花因、熟因相见。当时阿英他们住在我所办之永思小学内。学校附近有莲花峰、小瀑布、董小苑葬花处以及金鸡村等几个胜迹，我们每于晚饭后徘徊于此，乐而忘返，祖同还写了篇散文刊于当时上海的晶板上。今仅就回忆所及，先拉杂写此片断，如有所得，当再续记。

记 朱 馨 谷

朱 运 通

吴 侠 虎 序

海盐澉浦南北湖原为蓄水灌田之湖，惟水浅易涸，宜浚深以蓄之，但从未引起重视。志载除明代及清康、乾年间几度疏浚外，直至清咸同年间由孝廉张铭斋先生开挖了几处便于盐运的引河，今又百余年矣，湖身日小，淤塞更甚。

民廿三年大旱，湖水干涸，一片平原，此千载一时之开挖良机，竟无顾而问者。时有朱馨谷者，澉之孙湾村人，既未受高深教育，又非富商巨室，对南北湖水利极为关心，有损及两湖水利者，必起而与争，即坐牢入狱，无所不惜，其不畏权势之风，殊为可贵。平生又好为公益事，如修桥、铺路以及在硖石开设招待所，以便于往来澉、硖间之行旅，以是人颇德之。当时他目睹两湖之干涸情形，欲乘机疏浚之，曾冒着烈日四出呼吁，结果仅少数人之赞助，亦只能开挖几处引河而已。综其生平，见义勇为、公而忘私的精神，今犹传诵于乡里间。家本清寒，以勇于为善而破其产，又未尝因私忘公。虽屡遭打击，而斗志愈坚。余虽亦关心南北湖，但仅为风景着想，虽亦欲致力于公益事业，但缺乏勇气，比之先生真膛乎后矣。今由朱君运通，作文以记之，嘱余为序，用书数语以告后之来者，是为序。

在旧社会，朱馨谷名不见经传。既非乡豪巨绅，亦不是饱学之士，而是澉浦孙湾村一个平头百姓，普通农民。但他一生执仗正义，

~ ~ ~

热心公益，为乡里做了许多好事。他的事迹还带有一些传奇色彩，至今为人传颂。为了纪念他，乡梓在南北湖畔特建馨谷亭，与湖光山色同相辉映。

朱馨谷生于一八七五年，死于一九三八年，其一生虽短，但其事迹感人，使人肃然起敬，特为之记。

不畏权势，敢作敢为

当年激浦水利不修，地势又高。中河八千多亩水田，灌溉唯南北湖是赖，南北湖之水成为农田命脉。几个有权势者，却在南北湖养鱼牟利，并挟势限制放水灌田。一九三四年，朱馨谷为了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特在南北湖插上一块牌子，上写“永安湖不准养鱼”。又发动带领群众，开闸放水，使湖中之鱼受损。触犯了养鱼者之利，绅士们扬言告状，但又怕众怒难犯，终于也无可奈何。

六里堰有个地主，收租特别凶，绰号“饿老虎”。此人自认为财大气粗，不把农民利益放在眼底，私自在河边打桩建屋，霸了大块市河。被占之处本是大旱年份从下河翻水到上河的车埠。此事朱馨谷知后即往论理制止，可是这个“饿老虎”不但不理，反而破口大骂，还打朱馨谷三记耳光。朱馨谷并不还手，告了他一状，这个地主理屈词穷，在被告席上不得不低头受罚。

南北湖西海头盐朝奉步岁春，占用公湖面积营造房屋，朱馨谷出面相劝，步岁春自知理亏，愿意作为学校校舍。

激浦绅士步瀛州与朱馨谷还是郎舅之亲。朱馨谷有个堂兄朱元谷，经营夏布行而无后嗣。死后遗产为步所吞。朱馨谷不以亲戚之谊而不仗义执言，与步打起官来，结果步将遗产移用设立激浦第一小学之用，其事遂寝。

六里堰有个姚根法，家贫妻被人占，朱馨谷设法制止了霸占。

朱馨谷确乎是‘那里有不平那有我’。只要他知道了，总要打抱不平，尤其是不畏权势，不管是谁，凡损害公益，欺压无辜，他就要出头，全不计较给自己带来的祸害。于是他成了无依无告者的知心，名气也一天天大了。

发起告荒 提出减租

民国元年大旱，澉浦许多田稻颗粒无收，朱馨谷广泛奔走，发动向上告荒。同时提出减租主张。石四田租，要地主们减为平石。这可急坏气坏了地主，有几家大户就是要十足缴解，不改旧规。一时引起佃农公愤，大夥儿冲入大户，砸门窗、烧租簿。在双方冲突中，一个农民死于非命，一下把事情闹大了，连商店也以罢市声援农民。县里感到事情不妙，知县赶到澉浦，答应减租，才使事态得到缓和。

事后，澉浦几个地主知道此事来头是朱馨谷，蓄意报复。民国二年，以步瀛州为首勾结官府，告发朱馨谷聚众闹事，煽动造反。于是被诬入狱。在狱中戴镣铐、上囚笼，象死犯一样对待。朱馨谷为群众而蒙不白之冤，澉浦劳苦农民闻知大哗，决定营救。是年夏天，由中立桥卢子南等人发起，联名写了保状。保状以八卦形签字，看不出谁是带头人。联名者有唐、国两图（乡）民众。提出家家户户保朱馨谷，推各村年长者为首带队，浩浩荡荡直奔县城。并且约法三章，到海盐后一不准跑入商店店堂，二不准购买还价，三不准赊买商品，以防止歹徒借机扰民。在出发前一天，由南桥头曹信奎和徐祥村的顾月庆挨村鸣锣。次日一早，队伍出发，朱馨谷的妻子着红衫，披头散发，手执状纸，走在前面。人群经过澉浦西门时，步家虽欲持枪阻拦，肋于声势终于不敢触犯众怒。队伍行进中，一路上又有不少人跟上，欲显得声势浩大。海盐知县闻讯大惊，不得

不采取缓兵之计。传令各商店备粽子糕点，供给伙食。当人众到达县衙时，正好雷雨大作，人群乘势涌入衙中。知县派人接待，只允许即日内释放。但众人坚持立即放出。官府深怕事态闹大，只得照办。此时朱馨谷受刑有伤，坐在轿中，人群声高采烈地拥着他回到激浦。平石起租的减租也因而得到实现。这次群众斗争的胜利，既说明朱馨谷为人大得人心，也更加坚定了朱馨谷为民众谋利的信心。

为了公益 疲于奔命

朱馨谷办公益不辞劳苦，只要有利于筹集资金，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旧时募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佛家化缘，一种是俗家募捐。前者为了修盖寺庙，后者为了倡办公益。朱馨谷不是僧道，他却效仿和尚托钵，上门求助。他为公益募捐，常常手敲木鱼，身穿特别马挂，上写“随缘乐助”或“修葺××，请予施助”等字，以增加吸引力。他募捐一般跑到上海，以旅沪激浦同乡为主要对象，其热心公益的精神，往往能感动对方。因此，所到之处，多少会资助一点。就是平时与他作对的几个绅士，他也愿意上门。他总是每兴一件事，就募一次捐。疏浚南北湖，一次就募集了千余银元。每次告竣，便逢街逢村张榜，详细公布收支帐目。他有一位管帐的好助手沈增寿（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五年），极为廉洁，两人通力合作，深得大家好评。

以工代赈 兴修水利

南北湖面积原在三千亩以上，因年久不修，泥土淤淀，面积日减，以致开闸排水不畅。朱馨谷有志于疏浚，就乘一九三四年大旱之间，在两湖靠近中湖塘和湖闸等处，开挖引河。当年因干旱，田稻无收，农家生活困难，有的外出讨饭，有的甚至卖儿鬻女。朱馨谷为此积极向外募捐，并用以工代赈方式，发起挖湖。劳力采取村

保分配和自愿报名相结合。规定每挖一方土（平方丈）给工资四角，劳多家庭一天有得一元余者。这一举动，深得大众拥护，工程进行很快，不及匝月，即告竣工。此义举即兴修了水利，大有益于灌溉，又帮助了许多农民稳度荒年。一举两得，受到各方面颂扬。

当时开挖引河完成的工程有：（一）中湖塘自东桥起（今明星亭）至西桥止（今馨谷亭）。（二）自大湖闸至东湖塘东。两引河全长三百五十八丈，阔二丈五，深二米。总挖土方一万九千八百余平方米。由沈增寿、朱运泉具体负责施工，各村保亦派人协助，工资一次付清。帐目详细公布。

修桥铺路 建造凉亭

朱馨谷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连续铺了三条大路：一条自南北湖鲍公亭（今明星亭附近）至六里堰，全长六里许；一条自徐湾村至永安村浜头场，全长三里许；一条是孙湾村至六里堰磊桥，全长二里许。总共铺路十余里。一九三五年，为铺筑六里堰至王家堰石路，在上海募捐遇难，此路未成。另外他还修建勒鸯桥、王家堰桥等多处石桥。修桥铺路石料大都是向丰山石矿购买。费用除支付石料、装运、工匠费外，其余都是按受益村庄派工义务负担。一九三四年，募款兴建蔡家山凉亭一座。一九四七年，西海头徐荣臻发起，在亭内补上匾额，为了纪念他将凉亭命名为“馨谷亭”，并请吴侯虎先生作序，祝静远先生题字。

兴建逆旅 方便乡梓

当年沪杭公路初筑，客车未通，澈浦至沪杭各地都须经过硖石，加上当时澈浦盛产蚕丝，农民出售生丝也必须去硖石丝行投售。其他水果、夏布等土特产也很丰满，每天去硖旅客甚多。他为了方便澈浦旅客，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在硖石镇开设招待所，

并把招待所取名为同乡招待所。凡是澉浦农民，只要叫得出他的名字，有求于他，一宿二餐免费招待。如遇路绝尴尬，经济困难，他还尽力资助。他的好友程宗伊和同村沈增寿，先后担任招待所管帐。朱馨谷死后，招待所转为他人经营，改名“维新客栈”。

名镌山湖 斯人不朽

朱馨谷一生不畏强暴，为民请命，他虽穷苦，不惜破家办公益，甚至把自己仅有的一亩四分租产田变卖掉。有一次为铺路缺少一些石料，便把自家门前的一座照墙拆掉，铺在公路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农历五月廿四）为了办公益事业，去上海募款，在老北门不幸被洋人汽车撞死为止，一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出事时，家里只有老伴一人，无能为力。加上当时政府腐败，洋人横行，不但不承认命案，反诬他自己寻死。当时一方面通过他侄女朱友珍与步家帮助料理，另一方面由在沪的澉浦同乡、律师吴林坤等人以澉浦同乡会出面，与外人交涉，总算得到了少量抚恤，并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殓殓，仪式极为隆重。后来朱馨谷灵柩从上海运回，澉浦乡民纷纷自动持香送葬有数百人之多。自六里堰至澉浦，沿途设有五处路祭，表示对他深切的悼念。灵柩进北门出西门，穿城出城，最后，送到他老家孙湾村蔡家山安葬。

朱馨谷虽死，他的光辉事迹象青山那样万古常青。他的功迹被澉浦人广泛传颂。社会名人祝静远先生于一九三五年写有挽诗四首：其一，“无财无势又无家，意气如君亦足跨；愤抗豪强扶弱小，只将公益作生涯。”其二，“为谁辛苦为谁忙，要管他家瓦上霜；赢得榔榆传众口，独头名早满家乡。”其三，“踽踽托钵走洋场，看尽面皮借尽光；为善终于遭市虎，世途何处是康庄。”其四，“六十头颅一死轻，茫茫维狗太无情；最怜南北湖头水，从此何人雪不平。”

来赞颂他不朽的一生。吴侠虎先生也送了挽联。

馨谷亭是朱馨谷事迹的唯一见证，也是朱馨谷精神的象征。在十年动乱期间，匾额被当作“四旧”拆毁，埋入井底。一九八二年，蔡家山开办石厂，馨谷亭被拆。后经群众提议，公社党委十分重视，并通过向县府报告，批准拨款，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南北湖中湖塘西端动工重建。

馨谷亭的重建，不仅是对朱馨谷为澉浦公益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永久纪念，而且也为“小西湖”增添了色彩。

注：程宗伊沈荡人，请光绪年间翰林阮待诏。